

雅

笑

寧自滑稽騰吻、駿辨驥空、掣電奔濤、
馥芬稿竹、燕壘堑記、大壺浮沉、塵豔、
傷俚傷訛、燕壘曰譚竒、竟成嚼蠟、夫英
雄豪傑、美月朔風、其致若淺、其趣實
深、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豈謏謏者所
能祀賞哉、余弱冠遊溫陵、得晤李卓

吾先生、青山覽勝、白日談奇、諸所著
迹、克盈鄰架、獨是編也、先生以爲不
足傳、予固韜之篋中久矣、邇因落帆
金陵、流覽百氏、靡所得當、而鷄林哀
滌、求索愈紛、余無以應、探篋中三劄、
爲之標其伏、暢其諧、綜其核、機鋒滑

捷迅溢縹緗暗而匪蔓也謔而非黝
也徵叅而匪之血浪也懸之都門當爲
元煙搜竒者發一大噓昔先進有言
曰古人一字一語皆可自鑄予亦以
爲獲若天翹醯鹽芹苜足當麟脯鳧
雛鷓犬可作鳶魚嘻笑怒罵總是文

機况句挾風霜駭心奪目熊熊魂魂
者俠骨揚眉之副耳爰不彼而弁旗
古臨天水楨熙姜肇昌題于自

全齋

姜是 肇昌
月

雅笑

一卷

牛僧孺

張相遇盜

蘇子由儻居

徐鉉

兄弟兩易

決舉子僕

聞歐罰錢

宋子京奢侈

劉义

曹景宗

孫秀才

段文昌買宅

項王垂淚

嘴尖

麥舟

杜祁公

帝臯

崔郊

爲扇發市

飲酒

平生二事

薑汁爲美

搗碎乾藕

一字三縑

買脫空

對飲

管已

黃允

劉穆之

新郎君

李符

鬻餅者

唐鎬

陳季常

脩唐書

胡旦

劉延明

王沂公

二卷

蜥蜴求兩

殺社猪

梁生芝

鑿井

登溷詩

推油

殮來未

病忘

吾乃米

諱彥古

舊例

偷狗賦

甕筭

党大尉

鑷鬚

捲地皮

蘇子瞻書三笑圖後

荆公虱

方相

李璋

宗如周

朱凝

劉思亨醜婦詩

陳貺

三畏

李戴仁

四畏堂

戲偉伎

李端端

二胥

伯偕仲偕

面長

十分

橄欖

菜園

天生黑

田元均

二韭

撒胡荽

醋浸曹公

斗子布

關中怖蟹

嘲劉文樹

猩猩能言

妄引書語

愛掉書袋

戲何尚之

臀大

侯白

此亦九百

韭黃生菜

猴牛相戲

章得象

上官鼻

園外狼

石學士

鼻孔塔

頭閑

翟巽

清涼傘

關子容

蘆多損

李勰兒過庭

戲舉自代

神賦

水利

試經

娶婦行令

慳

歇後語

得效方

首蓓爲饋

四臟

明年同歲

鞋楦爲核

好畜古器

辨鈴鐸

用鴨溲免

蝦蟆無尾

諱道字

雖貫猶同

孝經策題

好古便宜

酒令

無姊

冬憂

五百畫

守鼻梁

一首又一字

蘇黃滑嵇帖

大姨小姨

代冢

騎雞

晝寢

性緩

雌甲辰

三卷

行李

鼻祖

岳丈

碧紗籠

橘隱

石尤風

蟾蜍

霧行

荒歉饑饉，人侵

爆竹

寒食清明

急急如律令

破瓜

無恙

捷皂旗

濫觴

桿闔

蝴蝶

律美

多諱

起復

窀穸窆

浪子

楚襄王

五奴

漢壽亭侯

院本

三養

兒女語

客星

霓

婦人萬福

明器

絕糧

大比

火宅僧

酒戶

茶

救妝粧

榼

緣木魚

青雲

坑儒

饅瓜亭

心織

雋永

匆匆

胡亂

家書抵萬金

拜禮

堯舜禹夢

宋方朔母

四時天

井觀

鳩

五風十雨

雜書難信

十端

牽牛

雅笑一

溫陵李卓吾先生彙輯

古臨姜肇昌楨熙校訂

快

讀之可以浮白談之可以舒眉

牛僧孺

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問牛秀才發未。曰已去。立命小將齎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揖回。

幽閑鼓吹

不更得

夫

張相遇盜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也。非離齷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

唯直氣
性兒
強梁

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爲數段舉而啖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若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沒得好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蘇子由僦屋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

好屋主

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餽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于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宰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徐鉉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言甚鉉。召之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主堅辭不獲。

亟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撥遺

兄弟兩易

但有張公諤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

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

只得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

人莫不服。青瑣高議

決舉子僕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爲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卽竊其狀走府。曰。秀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卽令追之。旣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界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

石林燕語

鬪毆罰錢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
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不憤出錢。終
日紛爭相視。無敢下手者。青瑣高議

朱子京奢侈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
弟學士祁黥。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期日諭所

難兄難弟

有光景

以說得
沒志氣
却面得
轉

實有不
從疑墓
得來實
坐劉人
持去不

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喫羹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羹煮飯是爲甚的雜記

劉又

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言愈不能止

曹景宗

蘇得身
其人真
陶人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
拓弓弦作霹靂。虜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
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覺耳
復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
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閑。置車中。如三日
新婦於邑。使人氣盡。

孫秀才

范文正在雅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

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文正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曰：「毋老無以養。」

文正

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詞色，

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

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明

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學。求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

游孫秀才也。東軒

段文昌買宅

段文昌負才倜儻。落拓荆楚間。江陵街制有六
宅。門枕流渠。文昌醉于渠上。脫屣濯足。自言我
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
南。遂買此宅。錄異記

段文昌本
等買也
冥本等

項王垂淚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

映

六

不哭得
他淚出
也不笑
快

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夷堅志

鼻尖

詹堅老。大和。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

快在生
下一卷
解語係
無施而
自處

端初爲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話曰：子嘴
尖如此，誠奸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
法當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南轉
運副使。旣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爲代。旣再見端
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能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
素者，豈嘗邂逅堂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
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及，但不知比
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揮塵錄

麥舟

范文正公

仲淹

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

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

寄此何久答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

不當時
處分謹

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

而後與
不快也

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有故舊乎曰曼卿為三

了或謂
感舟

喪未舉方滯。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

前後
不美也

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於齊夜
話

杜祁公

杜祁公少時。於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昏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歿。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從之。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

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與教兒讀書者耳。凡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

開見錄

韋臯

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臯。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

此丈人

舉至選

一與利

得好

離東游。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
馱物爲贖。臯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
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
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至大回
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臯
也。非韓翱。苗氏曰。若韋臯。必韋郎也。延賞曰。天
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
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臯

大

九

趙秦不
必執死
亦不心
然快

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歿
之時。泗濱郭圍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
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
貴人。唐宋遺史和之以詩曰。壁笑相如田笑秦。
誰能物色向埃塵。而今不及張延賞。也要矜夸
作丈人。又曰。疎曠非關越。與秦祇因俗。眼自軒
塵不知妻子。知否。交代而翁豈異人。

崔郊

好線人

世間安
得有此
人

在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
既貧鬻婢于帥于頓家值郊立于柳陰馬上
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
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公觀詩令
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
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
婢同歸至于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唐宋遺史

限

十

爲扇發市

東坡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詩負絳絹錢二萬。不
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歿。
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
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
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
判筆作書草。及枯木竹石填刻而盡。卽以付
之。詩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

飲佳
篇即

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
後至而不得之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連外紀

飲酒

張安道飲酒初不言蓋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
當飲幾日而已東坡志林

平生二事

黃寔自言生平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
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

言是之
大光火
以送人
為快之
天也少

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
五年為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
鼻。自滌研于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
團二餅。亟遣人送入。我平生稍慰有此二事也。
齏汁為美

太宗皇帝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
經藜含嗅之。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
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齏汁為美。臣止憶一

吃時快
說時又
快一

夕寒甚擁鑪痛飲夜半吻噪中庭月明殘雪中
覆一壘孟連子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
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
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玉壺清話

搗碎乾藕子

後唐馬郁爲秘書監時張永業權貴任事與客
宴集陳列珍果客無敢先嘗郁食之必盡私戒
王者它日能至惟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

可啖靴中出一鐵鎚搗碎而食之丞業大笑爲
公易之云勿敗吾案

續世說

一字三嫌

裴度辟皇甫湜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
文於白居易。湜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
辭。度謝。因請湜爲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
就。度遺以車。自縉綵甚厚。湜大怒曰。令公何遇
我薄也。碑字三千一字三嫌。更減不得。度笑。酬

裴度辟
皇甫湜
湜卽會
作文也

與絹九千疋。湜受之。無媿色。唐開史

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荐引。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可不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未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揮塵錄

對飲

蘇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爲吳興

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管已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嘗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管已囊箱豐溢汝之不調無思悔畢向何如答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積管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王鎮金陵囊文以徃錫賚頗以所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管已者今已一成矣比諸伯叔何

此妻能

箇爲勝耶。妻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

江南野史

黃允

後漢黃允，以俊才知名。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黃允隱匿穢慝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此妻能

快

去

材似無
氣後
無書
按道中
亦自快

劉穆之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
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
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饑。何忽須此。妻
市穀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爲丹陽尹。以
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本傳

新郎君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

此折用
之故

行而出游園司使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
導曰回避新君逢驟然遣介語曰莫貪相阿
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據言

李符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
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而
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寘於必
死之地普頷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

卷

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卽以符
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湘山野錄

鬻餅者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
謳歌當鑑。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
後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速
乎。曰。本領既。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

南唐嘉話

唐鎬

越徵人
賈謩首

戲子有

眼后

君

君

無

味

多

裝

子

只

恐

公歌姬唐錦給事通犀帶皆一

唐有慕姬之戲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

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風六路數怒唐

彩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相君悵然

遣之開元遺事

陳季常

龍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戴之女侍戎裝駿馬
至溪山佳處輒住終日

修唐書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剛修。每宴。
寢寢不
假校聽
却不至
負也
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
遠近觀之。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

胡旦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
父宰是邑。遇旦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
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意。

法曆得
第

曰一渴睡漢耳。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
睡漢狀元及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
輪君一籌。既而放榜。亦中首選。田錄

劉延明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
餘人。瑀有女。選婿。惟有心于延明。別設一席曰。
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
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無耻得
新

王沂公

王沂公會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
沆爲相。適求壻。語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
名曰此人。今此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
穆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之言曰。李公知
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第一。

季呂公
水經而
沂公欲
爲先知
七用耳

雅笑二

溫陵李卓吾先生彙輯

古臨姜肇昌楨熙校訂

諧

雅既無取深談俗亦不入時諛

蜥蜴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之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徃徃以蝎

羅漢木
夜過

寺

虎代之入水便死。小兒更之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倦游錄

殺社豬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豬突入端廳。端卽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

笑爲別市猪。

義詩話

梁生芝

續修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者。車駕臨幸。適以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爲十七字者。曰相公賜新第。梁上生芝草。爲甚脫下來膠少。

詩話

鑿井

賈耽鎮滑臺。城北造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令人伺之。有老父至。問曰。誰鑿此井。曰。賈君。老父曰。大妙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耽問之。

續修

詩
日。是。井。太。大。也。
廣記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倦游錄

榨油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令榨油以佐軍須。或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

亦有行
此者未
可道無

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爲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
更有一利便。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
禁遂止。易齋笑林

殮來未

李獻臣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
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
甚喜。欲令左右延飲。乃問之曰。殮來未。使臣誤
意殮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

已治裴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殮來未其人
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
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爲殮。獻臣掩口曰。官人誤
也。問早來未曾飡飯。欲奉留一食耳。開抄

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
曰。問艾子滑多。多知能愈膏肓之疾。蓋往師之
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

大人如
此天下
無事已

下馬而便焉。矢植於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
覩其矢，曰：危。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
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
賤其所遺糞，頓足曰：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
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其
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素非
相識，那得出此不情語。

艾子

吾乃米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問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纍然而見。目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

善乃米也止便絕無矣

急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艾子聞而笑曰古石言於晉今米言于燕乎艾子

諱彥古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鼓爲皮搨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搨謹祗候參僧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墨客揮犀

妙在大喜

舊例

睢州守初視事三日。作大排樂人獻口號云爲
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問優
人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山

錄

偷狗賦

滕元發少居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
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卽不申理其破曰。

此僧甚
賤。還可
不對狗

一堪作二
矮語非
正語也

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擺續貂之尾。
索絢牽去。難可。顧兔之眸。侯鯖錄

甕弄

有貧人止能辦販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
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
甕。自二甕化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
而舞。不覺甕破。唐小說

党大尉

怒得是
党大尉
只宜金
服所

党大尉進畫真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
蟲猶用金箔點眼我豈消不得一對金眼睛合類

鑷鬚

有一郎官年老買媵妾數人鬢白令妻妾互鑷
之妻恐其少爲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
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頰頰遂空又進士李居仁
盡摘白鬚其友驚曰昔則皤然一翁今則公然

捲地皮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神，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

南唐近事

蘇子瞻書三笑圖後

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者皆大笑，至於冠履手足衣服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

所謂亦大笑。世言侏儒觀優而笑。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

荆公虱

王荆公侍神宗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視數四。同列亦皆見。比退。公問同列曰：今者上數顧不佞何也。同列告之故。公亟捕得之。同列曰：幸勿殺。宜有勅語獎之。荆公問勅語應作何。一學士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論其遭際之

後句意
字音味

奇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荆公大

笑。一本學士。王禹偁。

方相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爲

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

戲者笑曰。既是方相。侄只堪嚇鬼。豐邑蓋造
凶器之地

李璋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壁曰。大丞相。

類此則
狀音聲
乎哉

再從任某嘗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譏訕。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筆談

宗如周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誤謂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尔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宗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

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北史

朱凝

兵部郎中朱凝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睛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朱悅之殆忘寢食。

朝野僉載

劉思亭醜婦詩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媼母。鹿頭獼猴面。推

額復出口。折頰磨面。鼻兩眼切如白。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搥髮如掘掃帚。惡顰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鬮鈍掠梳髻。刻畫又更醜。粒頰如狗舐額上。獨偏厚。朱唇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頰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皸可容筋。熱視令人厭。

初學記

諷

亦有
呼六

老賢語
語引論
附有味

處士陳貺。閩人。有詩名。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
處士。新郎。燕。聞安乎。答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
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嗣主徵之。或問細
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
少。爲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
水火。何。曰。鑰匙已付之矣。
江南野史

三畏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云。妻

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
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
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
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

本事記

李戴仁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甚少。與之
異室。私約曰。有與則見。忽一夕聞叩戶聲。小豎
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急取百忌曆。燈下看。

見周全
河笑

之大驚曰。今夜鬼在房。不好行事。傳語縣君。
謝到閻氏慙怒而退。荆湖遺事

四畏堂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爲一品。欲置左右人。竟不
可得。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圃中。作堂名
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
兼畏夫人。王深以爲恨。聞見錄

戲偉伎

詩

土

舞戲和
亦道其
實得技
不知起
如不報
夏歌舞
一卷九
妙

東坡常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
其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
甚偉豪持鍾愛命乞詩于公公戲爲四句云舞
袖踏躑躅亦道其實得技下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
風雨不知起如不報效頽然不悅而去影搖二句石曼卿松
詩也夏歌舞一卷九妙 遊齋閑覽

李端端

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

從來黑
白有何
論

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
行。鼻似烟窗耳似鐙。愛把菱芽梳掠鬢。崑崙山
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二子。再拜請曰。端端祇候
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驢被繡
鞍。善和坊裡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
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
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雲溪友議

二胥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名名伎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夜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伎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疾鯖錄

伯偕仲偕

陳國張伯偕仲偕形貌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

見伯偕問曰。今日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美乃趨避。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爲仲偕。告之曰。何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也。風俗通

面長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見荀子。若人如此形。可想而絕倒。

十分

郭功甫

祥正

常游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自吟。

合如此
運他

詩
誦聲○振○左○右○因○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
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

詩志林

橄欖

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
味○時○我○棗○兒○已○甜○半○日○矣○東○坡○橄○欖○詩○待○得○餘
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蓋○用○此○意○

菜園

有人常食蔬菜。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矣。啓顏錄

天生黑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荜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荜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荜其如予何。東軒筆錄

田元均

田元均在三司。頗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溫顏強

亦見清話

詩

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

古

皮。歸田錄。

三韭

李崇爲尚書令，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
菹。崇客李元祐，謂之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
問其故。元祐曰：三韭十八聞者大笑。

世說已
有二十
九

雞跖集

撒胡菱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爲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

日種胡荽。俗傳主人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
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不絕于口。忽有客
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皇
祐中館閣中或談論則曰宜撒胡荽一巡。江南
野錄

醋浸曹公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嘗望梅止渴也。又謂
爲右軍。有士人遺醋梅與燻鵝作書云醋浸
曹公一甕湯燻右軍兩隻。筆談

甘子布

益州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
敬。代之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
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暴柑子事。
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叙以布裹柑
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
笑。

唐新語

關中怖蟹

關中無蟹。秦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嘲劉文樹

安西衙將劉文樹善奏對。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繙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說。密貽黃繙。綽所不言之。繙綽進嘲曰。可憐劉文樹。髭鬚共頰。願別住面孔。不似獼猴。獼猴枉似文樹上。

即蓮花
六郎語

大笑 鄭榮傳信記

猩猩能言

後漢袁牢夷出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聲音妙麗。如婦人對語。昔有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無他飲食。

妄引書語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

春始
在也
要
燒了

使臣到關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
又問百姓何如曰如喪考妣上詔閣門今後武
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筆談

愛棹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
欲致詞閣門曰大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强狠
堅欲致詞進抱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
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願官家

好將息。仗衛掩口。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吾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玉壺清話

戲何尚之

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三代。外祖何尚之偃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譽大

此兒大
深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臀闊李勣謂曰封道
弘汝臀醜醜坐得卽休何須爾許大。敬顏錄

侯白

隋侯白機辨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
顛賴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
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卽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
云子在回何敢死。啓顏錄

此亦九百

者

言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詆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歸田錄

韭黃生菜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戢遽請於
三不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大笑而易

之歸田錄

猴牛相戲

晏元獻公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諷。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歸田錄

章得象

章郁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
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
今有章得象也

歸田錄

上官鼻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慎口勸
曰下官口上上官鼻何事

談聞錄

園外狼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

王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
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
馬。敢望園內獅子乎。衆大笑。凍水紀聞。

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韉。馬驚。曼卿墮地。
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
學士豈不跌碎乎。百家詩

鼻孔塔

世以癩疾鼻塔爲歿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帝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撞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后山叢談

頭閑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鑿求見。時華陽簿張唐

則本先
有貢父
揚子瞻
知此詩
郭亦佳

若拙若
晚

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閉。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古今詩話

翟巽

翟資政公巽喜嘲諢。初爲秘書郎。同列多見侮。誼時俞尚書栗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俞栗安在。衆愕然。余亦自失。翟

徐曰吾問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他日
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
修故事耳豈得已哉

却掃編

清涼傘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
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
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繳也

詩史

關子容

關淵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
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彼疑
關爲攫徒因譖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
詢關關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驚朝
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君對偶親切

編

泊宅

盧多損

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蟲盧

論得作

言
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曰亦聞不傷稼蘆多

損耳

文酒清話

李趨兒過庭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
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
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因話錄

戲舉自代

劉攽與王介爭舉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

天德二
對生來

為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放曰
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
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東軒雜錄

坤賦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粵有大德其
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坐主卽傳法之沙門

錄

東軒

水利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聞見錄

試經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一闈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事文類聚

不作闈
音已如
若作闈
音更當
猶如

娶婦行令

村俗娶婦禮。夕有秀才曹吏暨人巫者同席行令。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暨人曰。藥有溫涼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事文類聚

慳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之京告行。不得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槌曾獻上伏。

惟鐵心肝人留納

事文類聚

歇後語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爲王者執赴伏
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
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
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事文類聚

得效方

亦是慚
亦是物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面有憂色宣王恠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則朝所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艾子

苜蓿爲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孚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饋艾子。直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荐。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割以餵驢也。

艾子

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怵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噉。門人

密袖囊賜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四臟乎。

艾子

明年同歲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

鞋楦爲核

言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無刻斷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平？艾子曰：鞋植乃其核也。艾子

好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畚。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

王。遯。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
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
與。之。旣。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同
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
遠。如。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
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旣。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
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
哀。公。之。席。持。太。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焉。於。

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艾子

辨鈴鐸

營丘有土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
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
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馳之爲物甚大且多
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聲相聞
使預得回避矣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
豈謂塔上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

不學人
多野此
切

乃至如此凡鳥鵲多高巢以糞穢狼藉故塔之
有鈴所以驚鳥鵲也豈與車馳比耶營丘士曰
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
乎艾子大笑曰恠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
或入林里而絆足緇紛偶爲木枝所縮則振翼
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
丘士曰吾嘗見挽卽乘鐸而歌雖不窮其理今
乃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但不知挽

郎之足用皮平用絳平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
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
其尸爾艾子

用鴨搏兔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振秦而
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
十萬邯鄲幾拔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
識鶴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

猶技固
不可用

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蹣跚而
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柰何加我以
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兔。爾
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脚。手可
以擲得他兔否。艾子

蝦蚶無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峙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
若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

此東坡
自語也

有尾者斬吾鼯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支子

諱道字

五代時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藉川突梯

雖貫猶同

真是賦
賦

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尿鑊對油筒。宜乎黜落。同前

孝經策題

有錢塘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事。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

我遠此誓時汝死在我先

同前

酒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
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
道非常道釋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吏曰牒件
狀如前謹牒

同前

無姓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

本色亦
自可觀

狂說

言

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祭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御史臺記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諢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感然誦嘆不已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

三

婦女愛
怨願者
如此者

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徜徉垆外以紓其意
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竺末甚
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
得計請巫巫曰稽冥藉若來世當是輪迴爲女
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
轉劇婦友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
曰若欲吾寬須揚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
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聞者噴飯

外紀

五百畫

汝有田舍翁家貴殷盛而累世不識一之無一
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
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
字。其子輒欣欣然投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
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
從之。具幣謝。遺楚士踰時。其父擬召親友萬姓
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素

讀白不
識子若
字止也

曰天下姓字多矣。柰何姓萬。自晨至今。才完五百畫也。

守鼻梁

劉貢父晚年得風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若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予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楊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夫。默然無言。但感愴而已。

此老之
論耶

一笑何

風當於

纔得大

一首又一首

艾子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遇旅。夜聞鄰房人
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
比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
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
尅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有是人而能詩
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
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
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唱曰。一首也。

須臾又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每腹疾暴下尋紙不及因污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故云耳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王廣求騷雅乃是太儒

艾子

蘇黃滑稽帖

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或獲藏鏹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綈袍而葬之忍寒至三更鬼嘯於簷曰秀才

效學
夢之

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旋意。特與秀才舞個曲破。聊以報德。

黃曰。有舉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真。他日舉子故投暮而宿此店。竟夢幡綽。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歿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

三百窳黃。蓋無處消破耳。

黃曰。范文正公少時作蠶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蘇曰。貧家無闌。藁荐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曰。蓋藁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荐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耶。

大姨小姨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歐公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後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天之戲。原父思報之。三人會間，原父曰：昔有一童兒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

弄白飯
看可笑

原音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字無得再

誤明日學子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宴也

曰遇有弄蛇作姨讀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

弄小姨是以來遲歐公亦爲之噓然事林

伐冢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
兄弟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
來見子瞻且云某有事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

詩

美

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
一墓。見一人暴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玉孫乎。
暴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
艱。旣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無納
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
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瘠羸。面有饑色。
曰。伯夷也。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
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

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墨莊

騎雞

有一客騎驢訪友，友吝不供飲食。客見其家有雄雞在側，乃言曰：區區遠來，無以爲敬，願借刀烹，所騎驢以盡歡，何如？友云：蒙君之賜，固所願也。但恐歸途乏物，騎去。客指主人之雞曰：毋妨。

名鄙人
類如此
嘲也

諸

我便騎雞去○
漫錄

三

晝寢

一學究時時戒子弟勿晝寢。一日子弟見學究方睡請曰。先生戒人而自蹈之何也。曰是非爾所知。吾夢周公耳。弟子次日故睡。先生蹴之起。曰吾亦夢周公。先生曰。且道周公有何言。曰亦無他話。只道昨日實不曾得會先生。

性緩

于暉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
裳曳於火甚熾于暉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
禮而致詞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
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唯君
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謹
奉教于暉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
曰適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熾甚矣友作
色曰柰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暉子曰人

言

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資笑編

雌甲辰

張晉公有遺以槐瘦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曰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雞跖集

齊陸言
人謂得
也有年

三十一

雅笑三

溫陵李卓吾先生彙輯

古臨姜肇昌楨熙校訂

核

或訂其所久訛或駁其所自始

行李

資暇錄曰。李字人。姓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氏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

核

一

使字作舉。傳誤寫作李。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鼻祖

鼻祖二字。起於楊子雲反騷云。或鼻祖于汾陽。劉德曰。鼻始也。按易艮爲鼻。鼻始也。人之胚胎先受形。故謂始祖爲鼻祖。說文云。引氣自鼻也。从自。从畀。而俗作鼻。又韻去聲毗至切。見四寘。中原韻去聲作平聲毗迷切。而俗作入聲讀。皆謬。試考四聲韻入聲中有此字否。宋劉貢父風

疾鼻塌而蘇子瞻以顏回避孔子於塔後。里人遂目其塔爲避孔子塔。以調之。是鼻字從去之一證也。又記小說中有叔調嫂。嫂嚙其鼻。以白於官。官疑所坐一善謔者曰。第驗其鼻尚存。則無罪矣。官曰。何也。曰。有庠之人奚罪焉。亦是從去之一証也。

岳丈

宋孫持正云。俗呼妻父爲嶽丈。以泰山有丈人

峯也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爲泰水何耶然晉樂
廣衛玠妻父也所謂婦翁水清女壻玉潤者岳
丈當是樂丈之訛耳

碧紗籠

俗演呂文穆劇戲題寺壁有碧紗籠詩而不知
所自也按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餽粥
僧厭苦之飯後擊鍾播題詩有日上堂已了各
西東慙愧闍梨飯後鍾後二紀播出鎮是邦訪

道是嗎
一顧凡夫
高派

那不知
紅袖拂
是碧紗
籠也

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二十年來塵撲
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又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
魏野同游僧寺觀覽舊游有留題處公詩皆用
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從行官妓之慧
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情
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長將紅袖
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橘隱

每見人以榻隱名齋。意與客圍碁處也。卽竿牘
中邀客手談亦嘗有用之者。不知巴邛榻中之
老乃是象戲決賭。固與圍碁無與。

石尤風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
篤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
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
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

李水

大史

余三

燦九

于石

尤二

其來

古但

得耳

耳

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每行十四字。沉水中。瓊環記然按婦人以夫姓爲名。非也。乃以夫姓爲姓。而以己姓爲名耳。衛夫人自稱李衛。管仲姬。小印曰：魏國夫人趙管。皆是也。然則石氏婦。亦當言尤石耳。

蟾蜍

人言月中有蟾蜍。以爲蝦蟆也。及攷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然則蟾蜍卽嫦娥耳。酉陽雜俎云。長慶中。有人中秋見月光屬於林間。如匹練。射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然則段

成式亦以蟾蜍爲蝦蟆也。

霧行

世傳三人俱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
死。問其故。則無恙者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
人皆知之也。而不知其人爲王肅。張衡。馬均。見

博物志

荒歉饑饉大儉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

杉

五

三穀不升謂之饑。饑而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金流歉饑饑饑大侵皆渾用。

爆竹

神異經曰。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爆竹有聲。而山臊驚。又歲時記曰。爆竹燃草。起于庭燎。宋范文穆村田樂府爆竹行。其序曰。此地郡所同。而吳中特盛。惡鬼蓋畏此聲。其詩曰。歲朝爆竹傳。

說得
奇

自昔吳儂正用前五日。食殘。豈粥。掃罷。塵截。箭
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大力透。健僕取將。仍疾
走兒童。却退避。其鋒當階。擊地雷。震吼一聲。兩
聲百鬼驚。三聲四聲。鬼巢傾。十聲百聲。神道寧。
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頭。疊床底。猶有餘威。
可驅厲。屏除藥。裹添酒杯。晝日嬉游。夜濃睡。然
則爆竹。皆截竹。投火爆响。以驚鬼。至宋時。猶如
此。今以紙爲之。縛火藥其中。令响。蓋做炮銃之

制。謂。之。紙。炮。則。是。而。槩。曰。爆。竹。則。非。制。矣。

寒食清明

世人皆以清明寒食爲一日混用事非也。荆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然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故謂冷節。又謂禁烟。乃琴操則云。晉文公哀介子綏焚歿。令人三月五日不得舉火。後漢周舉傳則云。太原一

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文。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則所謂寒食。又是冬中。可竟用爲清明耶。初學記云。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末。清明是三月初。然則禁火並

周制也。此說較是。是寒食清明自不同。時清明取新火。乃取榆柳之火。以領陽氣。正所謂鑽遂改火耳。乃墓祭則以寒食。今皆以清明矣。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沿。寢以成俗。編入五禮。永爲定制。是一據也。

急急如律令

資暇錄曰。符呪之類。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

之書皆曰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呪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破瓜

呂洞賓謁張洎留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爲二八字洎年果六十四卒見談苑是破瓜卽二八也而不知者竟以破瓜爲女子破身

至填詞者云未破瓜。剛二八。則悖甚矣。

無恙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榮問曰無恙乎。非爲疾也。容齋隨筆云。公孫弘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註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畧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旣云罹疾矣。

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曰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捷皂旗

吳俗謂畏內者皆曰捷皂旗。而不知所解。且有指玄武之侍衛執皂旗者以相嘲。不知北方屬水。故旗從黑耳。原無畏內之義。及見列仙傳云。劉綱與妻將飛昇。庭前有皂衣侍。妻令綱上樹。

數丈方能飛。按綱妻卽樊夫人。仙道少遜于
妻故也。楊用修集云。今世畏內者曰上皂筴樹
此亦有所本也。然則吳俗又訛皂筴爲皂旗耳。

濫觴

家語三恕篇。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于岷山。其
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
不可以涉。是濫觴言其始出之微也。濫卽泛。言
其微可以泛觴。猶流觴浮杯之義也。唐明皇孝

經序岷絕于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用濫觴甚善。近世乃指爲末流之弊。每云至今日而濫觴極矣。豈不甚謬。蓋因濫字而直以爲滔蕩之類耳。

捍闔

捍音擺。韻會注開也。廣韻擦也。鬼谷子書三卷。首有捍闔篇。戰國捍闔揣摩。捍之者開也。闔之者閉也。本作捍讀。今人不知。而書作押。遂讀爲

押闔誤甚。

蝴蝶

譚子化書曰。朽麥化爲蝴蝶。又搜神記曰。麥之化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文人因此遂謂蝴蝶爲麥所化。余齋前香楸樹上多蟲。其形酷似蠶。大小亦類。但色正青耳。蝕樹葉至盡。遂緣窓櫺間吐絲作殼。友人曰。是待化矣。余曰。知其化

雜理且
有証

何物。友人曰。不知也。余曰。凡蟲之屈伸者。豈化
爲有翼之物。蚕之爲蛾是也。此非蛾卽蝶耳。旬
日視之。果化一大蛺蝶。文采可玩。友人曰。凡棄
蟲皆化白蝶。以此證之。果屈信之類。皆化爲有
翼也。後入南。見田野多種藍。民早灌。曰。藍多蛀
蟲。食葉。故澆之耳。後藍旣茂。則黃蝶滿園矣。皆
蟲所化也。然則麥豈能化蝶。以麥旣朽。陰濕而
生蟲。若溷蛆狀。此亦屈伸者。故久亦蛻而化蝶。

耳非麥能化蝶也。

健羨

史記自敘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如淳注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蓋說文健訓仇羨。訓貪欲。故耳。今乃以爲稱美之辭。曰健羨。健羨殊失之。

名諱

按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

諱傳久
矣此中
大能別
白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既歿則諱其生前之名。故曰諱則名諱之別久矣。今御祭文亦曰皇帝御名及廟號則曰廟諱曰御諱。卽試場中諱紙凡在天諸聖及

宗藩皆曰諱。今

上及見在諸王皆曰名。是名諱二字亦了然易曉。乃間人之各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至作生祠去思碑記。送行上壽賀章。有稱公諱某者。

是直以死待之也。可笑。每廣衆中見人道不已。恐其間有識者。不覺肌生粟。

起復

今人凡服闋皆言起復。不知起復乃是奪情耳。
綱目唐太傅房玄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談錄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幘頭。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金魚袋。或曰魚袋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

三辭
折得

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敏。龍川志實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感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然則起復二字原指喪服未終者而言。若服制已闕。又何起復之有。

窀穸窆

今世每于葬事連用窀穸字。而不知所爲按釋。

名曰下棺曰窆。又左傳趙子病告大夫曰唯是
春秋窆窆之事。注窆厚窆夜厚夜長夜也。然則
窆窆可連用而乃連用窆窆當云厚下棺則不
通矣。

佞子

有佞子者。家貲萬金而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欲
葬山上。恐兒不從。創言葬我渚下。石碣上。佞子
曰。我由來不奉教。今當從此一語。佞子前虞

此誤矣
矣余時
有夢
視此大
綸有年

人也。見太平御覽。而今說者皆誤。謂郭璞以其
葬亦在金山水中也。

楚襄王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詞考之。似未
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
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爲立廟。號曰朝雲。其曰先
王嘗游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

神女賦序曰。楚襄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不可測究矣。環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夫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望余

微通可
以系

惟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
如王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王覽其
狀。既稱王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又不知稱余
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
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玉也。王與
玉互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
女者。宋玉也。襄王無與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沈
存

中筆按神女賦如舊本甚不順。以王玉二字互
談

核

左

易之便了然無疑。且如王對曰亦非倫。作玉對
乃是耳。東吳張伯起刻文選纂註遂依此更之。
行于世。

五奴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搖娘。有邀迓
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
曰。但多與我錢。雖吃飽子亦醉。不須酒也。今呼

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崔今錄
教坊記

漢壽亭侯

今人見關雲長爲漢壽亭侯。每以漢爲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卽博雅家亦時有此其謬起于三國演義。演義云。曹瞞鑄壽亭印。貽之而不受。加以漢而受。曰吾降漢也。此齊東野人之語。讀者不察。遂爲所誤。按漢壽地名。亭侯。晉名漢有亭侯鄉侯。通侯。如孔愉爲餘不亭侯。鍾繇爲東武亭侯。先王爲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

曰仍之

字子下

字一

字自

字美

字有

核

十六

曹。操。會。諸。將。于。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也。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爲。侯。名。耶。金。陵。雞。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于。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不。然。其。謬。匪。何。時。而。已。卽。所。稱。降。漢。一。語。亦。甚。不。通。操。挾。天子。耳。未。嘗。慕。漢。而。稱。魏。至。丕。始。禪。乃。更。國。號。則。當。時。并。操。亦。是。漢。臣。有。何。漢。之。可。降。而。生。此。蛇。

足耶。今人喜言關公大節。遂以此爲美談。如痼疾不解。不知其爲陋也。余每見人稱壽亭。及稱人名爲尊諱者。必爲蹙蹙。歎並揭此二條。清之通衢。恐或嫌爲好事。未果耳。然演義誤人不止一事。自有桃園之說。而海內每見有蓋三義廟者。並塑先主及關張二像于上。君臣之義紊矣。關張義士也。死者有知其安乎哉。

院本

院本止四折。其中有餘情難槩入四折者。則又有楔子。楔子止一二小令。非長套也。其牌名止有賞花時端正好耳。四折首必仙呂。未必雙調。中二折雜用。此一定之規也。亦有二三折先用雙調而末用別調者。其變耳。十不得一也。人見余雜劇而疑余折數少者。余曰。此元體不可多也。又或有詰之者曰。西廂何以二十折。不知西廂是五本。正是四折之體。故每四折完。則有

此是醒
迷否未
自明

題目正名四句如老夫人開春院崔鶯鶯燒夜
香俏紅娘傳好事張君瑞開道場是也是一本
之體已完故亦小具首尾前有賞花時二段楔
子也游蕪中原首折仙呂也梵王宮殿月輪高
末折雙調也而尾聲終則又別取一韻以絡絲
娘煞尾結之多爲承上接下之詞以引起下本
如只因閉月羞花容貌幾致得剪草除根大小
爲下飛虎張本是也考元劇有一事而各爲數

本者則情同而本異。如李亞仙陳琳崔護之類。余紅拂亦然。有數本而共衍一事者。則情聯而本分。如西廂之類。余所未脫稿吳保安亦然。人自目前草草忽過。不知其體而妄作妄議。止可爲識者一笑。新坊刻以題目正名。及絡絲娘煞尾爲贅。而刪之則尤可笑。又不識何物。而有存有去則更可笑。又北曲無別脚。止末且外淨末卽南曲之所謂生也。有副之者。則曰冲末卽南

曲之小生也。末粧秀士，或稱細酸，或稱酸旦。有
冲旦，卽南之貼口，有外旦，是外所扮，卽南老旦。
至今西廂舊本，首折猶有外扮老夫人，可考也。
外粧官人，則稱狐粧。老姆則稱卜。粧村老則稱
孛。而淨粧旦，則稱花旦。或稱茶旦。粧盜賊則稱
邦。搃之止，是四脚色，而異其名。唱者止一人，非
末。卽旦，其有前後另是人名，而亦唱者，是卽以
末。旦脚色換扮之，易名而不易人也。餘人不唱。

一句卽冲末冲且亦無唱者此自北曲之體如此今填詞家以南名入北本有生有丑等字既已非倫而一折之中更唱迭和悉失北本一人爲椿之法使深於演北之優人固知其不可當場也反有疑余所度者若何止四折若何止一大唱若何無生而止末若何有狐上等爲何物刺刺問余余安能人辨之而人解之先輩云王敬夫習三年唱曲乃度曲余謂猶少習三年做

戲評書此以俟觀者自理會

三養

司馬溫公真率會相約食品不得過五子膽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守膽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此東坡無聊而詭作好語以自諱也世之鄙吝者輒以此爲美談誤矣觀其與李公擇書云僕行年五十

以誤也
境西湖
中直提
有此

始知作潛木。真是懽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卽是此意。又中杭曰。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平山。米。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伎。任其所適。晴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粧吳榜。隱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鑪。其富麗之

狀可想豈留心二養者耶有歌舞伎數人每留
賓密飲酒必云有數個搽粉虞侯欲出來祇應
此恐非食不過五之筵席也乃以東坡爲口實
者正當爲東坡之鬼揶揄

兒女語

世人見西廂記聽琴有聲壯聲低之語嘆爲絕
妙而不知所自按韓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
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西廂

直是
音扶

兒女語小窓中喁喁正出于此。然恩怨相爾汝
無○限○意○味○不○止○小○窓○中○喁○喁○也○。歐陽文忠嘗問
東坡琴詩何者最佳。東坡以此詩答之。公言此
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東坡退
而作聽杭僧維賢彈琴詩。然則卽韓詩猶有議
者。况西廂乎。世人耳食。知有夜郎王耳。

客星

世人但知客星犯帝座之語。而不知客星爲何

星按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乃古之有壽德之人。非李耳之老子也。二曰國皇星。乃國星也。不知爲何國人。三曰溫星。其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此三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

霓

霓。人聲五歷切。在錫韻。沈約作郊居賦。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蜺。約撫掌大笑曰。僕常恐人呼霓。

辨

才
作平聲。按說文云：虹，蜺，練也。雄曰虹，雌曰霓。色鮮盛者爲雄，闇者爲雌。故曰雌霓。

婦人萬福

今人見婦人之拜異于男子而不知其故。孫甫唐書曰：武后欲尊婦人以屈膝爲拜而稱萬福。又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偏問禮官無有知者。王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始拜而不跪。

雖出武
后亦考
卷系

善其所出對曰出大和幽州從事張建國渤
海國記

明器

禮檀弓曰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乎。其曰明
器神明之也。蓋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
也。謂爲明器者善爲備者不仁。爲其像人而用
之也。備者是偶人有面目似生人者。孔子善古
而非周。蓋周官冢人反葬。言鸞車像人其事始

本

重

於周也。今直以備號爲明器誤矣。又有誤以明爲冥者，則尤可笑。

絕糧

人皆知孔子在陳絕糧耳。讀墨客揮犀及小說，撫遺云：孔子去衛適陳，子貢子路從道逢採桑婦。孔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婦曰：夫子行陳必絕糧。孔子不答而徐行。婦復曰：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採桑娘。及至陳果絕糧。陳王以九

是說其
指

曲珠俾孔子穿之不得。意謂採葉婦有先見焉。使子貢子路返而詢之。至採桑所。婦無覓矣。但見葉間聚泥一。踰尺許。又聚泥三。子貢曰。葉者木也。泥者土也。木旁有土。其杜姓乎。旁復有三。意者前村有杜三娘乎。適樵者過。子貢曰。前村可有杜三娘乎。樵者曰。蘆塘秋渚。遶華屋。瑤草疎花。傍粉墻。行過小橋流水北。其間卽是杜家庄。二子如其言。獲見三娘焉。二子述前事。三娘

若果有
此事本
秋間
君子流
耳
為材

筦爾而笑曰。此無難。塗絲以脂。繫蟻以腰。使徐
徐度之。如不肯過。以烟薰之。二子得其術。以告
夫子。如其言。以穿九曲之珠焉。二家所載。微有
同異。大畧若此。此雖齊東之言。然寔是人所未
聞。而婦與稚。皆作韻語。七言詩。何必始自栢梁
也。可為笑端。大明一統志。孔子絕糧處。在今河
南陳州界。地名桑落。宋劉敞詩云。四海棲棲一
旅人。絕糧桑落。死生隣。自是天心勞木鐸。豈關

陳國有愚臣。

大比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民數財物。豈是校士耶。

火宅僧

唐鄭熊蕃撰雜記云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今道士有妻謂之火居道士。亦是此意。陶穀

清異錄云大相國寺有妻曰梵嫂亦曰房老

酒戶

今人謂能飲酒者爲酒戶。不知其名亦古。唐人飲多者爲大戶。飲少者爲小戶。故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茶

宋人劇談茶品。然動輒言餅。最上品爲大小龍團。其法云。旣蒸而研。合諸香以爲餅。想今之香

茶餅是其遺製也。然則豈有佳茶耶？古亦自有不今若者。

妝妝粧

今人書梳妝字。類作妝字。而不知其誤。按妝音米。宋玉招魂云。秬妝蜜餌。有餌餽注。秬妝卽環餅也。唐時重九作糗妝。然則與梳妝何與。而渾作耶。蓋妝粧二字通用。旣誤其庄旁。米又誤其引旁。女遂混而書作妝耳。其實妝自妝。妝自妝。

特字見
高書

也。

榼

說文云榼酒器也。魏后多音實。有瑪瑙榼。容三升。今人以菓穀餉人皆曰酒榼矣。

緣木魚

孟子曰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人以爲緣木必無魚矣。不知世亦自有緣木之魚。按東齊地云。蜀有魴魚。性善緣木。聲如兒啼。

青雲

今世以登仕路者爲青雲客謬也。按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必有賢人隱。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陶弘景見葛洪方書曰：仰青雲。瞻白日。不見爲遠矣。皆指在下者言。史記伯夷傳：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言伯夷顏回得孔子而名彰。亦是聖人在下位者。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皆青雲須
既言

秦始皇

知瓜冬

守仙若

冬冬

舌豈非

明子

儒者凡

談說此

等事原

可便宜

坑秦始

而難其

人耳

坑儒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衛宏古文
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種瓜于驪山礪谷中温
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
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
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
皆壓死。

饅瓜亭

聞見錄呂文穆榮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

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伊水起亭以饑瓜爲名不忘貧賤也今優戲中有此亦是實事

心織

張著翰林盛事云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今人但知用筆耕

王勃在
羅吳衣
卷之

而不知心織之語尤新

雋永

今人評文者多曰雋永知其爲味之長而已而不知所自按劇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注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深長也

匆匆

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

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者。故匆匆者。稱爲匆匆。

胡亂

五胡亂華之曰漢人之避兵者。凡事皆倉卒爲之。不能完備。則相率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見秘書。今人凡事苟且者。稱胡亂始此。

家書抵萬金

王筠久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耳。

世言家書抵萬金本此

拜禮

古者拜禮非持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
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頓首
二稽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
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叩頭
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
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俯下卽今之揖也

只此只
懸辭疑

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也。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叢書

堯舜禹夢

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歷山。夢脅長與髮等。遂登庸。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室之禪。見紀年譜。然則三聖皆有佳兆。世不知也。

東方朔母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得異志。舅倩之奇，人能知之。始生之奇，以及其母之姓氏，人不知也。

國時天

今人凡於天槩稱蒼天昊天旻天上天而不知
亦有分別按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
天冬爲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
冬言位相備也

井觀

今人以坐井觀天爲常語蓋出於韓昌黎云坐
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所見者異也而
不知尸子有云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

數語復
可味

詩卷與
耳非句

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非明益也。勢使然也。私
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尸子較韓更近古。而世
無有用井視星者。

鳩

詩鵲巢鳩居。註以美鳩性拙。以興女子之德純
一。乃埤雅云。鶉鳩陰。則屏逐其婦。晴則呼之。語
曰。天將雨。鳩逐婦。然則鳩亦薄倖徒耳。

五風十雨

俗諺言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此語出
王充論衡又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
破塊旬日一雨雨必至夜京房易候十日一雨
歲凡三十六雨時若之應則其來又遠矣。

雜書難信

凡考據固宜精尤宜確若穿鑿以示異無取也
俗諺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
蓋皆謂無端而波及之意以救火當竭池水索

猿必踐林木也。而廣韻則云有池仲魚者。城門
失火燒灰。故云然。則林木豈亦人名耶。或果有
池仲魚爲火燒。而此諺決不由此也。又落霞與
孤鶩齊飛。是滕王閣詩序警句。謂霞之落。恰與
鳥同飛。故風景可思耳。而或有謂落霞是水。中
小鳥者。兩鳥齊飛。句頗無味。攷之落霞。固是鳥
名。而此句決不指鳥也。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林回雖不知何許人。而其爲人名。

無疑者乃註之者有謂林中逢回祿故曰林回
記馮開之先生曾譚及此余戲曰若如此解莊
子之林回卽詩家之野燒開之爲之大笑諸如
此類皆穿鑿可笑世所行訂訛考誤之書頗有
此

十端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大
監旦薨廢在襄英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

此亦是
盟用心

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足請
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家所解束帛自可
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十脰
之脯其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帛爲三端五足
遂見十端夏少沮湘山野錄然則二端乃是一足今
書札單者以一足爲一端謬矣猶雞言兩翼鵝
言兩掌皆一隻也曾記友人以十蟹餉有司
者友人亦雅士遂書其刺二十蟹有司受之別

而出忽聞詬諍之聲與皂旁午言所送止得十
蟹而官人閱刺乃二十。疑有匿之者友人大笑
為更買十蟹益之古義之不可行於今也久矣

牽牛

牽牛娶織女。借天帝錢二萬下禮。久不還。被驅
王宮室中。見荆楚歲時記。世但知織女嫁牽牛。
牽牛之取親負債也。